

百位农民作家



百部农民作品

这部自传体小说  
守望着农民女作家的坚强  
忠实着她的呼喊或梦魇

董 瑾/著

海边的风  
在岸上  
是一种拥抱的力量  
你不会知道



就像窗外  
那透亮的风景  
是心里的暖  
你不会知道

# 窗外



中国社会出版社



# 窗外

董 瑾/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窗外/董瑾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9. 10

(双百大地印文丛)

ISBN 978 - 7 - 5087 - 2765 - 3

I. 窗… II. 董… III. 自传体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6260 号

---

书 名: 窗 外

著 者: 董 瑾

责任编辑: 牟 洁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 (010)66080300 (010)66083600

(010)66085300 (010)66063678

邮购部: (010)66060275 电 传: (010)66051713

网 址: [www.shcbs.com.cn](http://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53mm × 225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



百位农民作家  
百部农民作品

# 董瑾

1971年出生于山东省邹平县西董乡西董村。初中时，由于家境贫寒，辍学在家务农，后外出打工。16岁时爱上写诗，有近十首诗在《北方作家》发表。

1997年秋，在《湖南文学》发表处女作《尘光》。与此同时，由于长期上夜班打工，劳累过度患上心肌炎。青岛作协的作家们曾经为其捐款医治。

2000年，由青岛作协资助，出版小说集《萍水相逢》。迄今为止，和农村来的大学生丈夫，从摆小摊卖报纸开始，一点一点做起，白手起家，到现在，在青岛拥有了自己的两家店面。《窗外》是作者的第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

## 作者简介





其中有一个同学，是一个要调查档案的律师，他喊着战父亲的名字，大声地跟别人说，这来所进了公安局。

父亲被抓，战毫不知情。所以战，战是从这个同学的嘴里，才知道父亲进了拘留所，论多阶下囚。往家走的路上，战也无所觉，心里一阵害怕。战就是害怕，战就是不停地发抖。战恨不得脚下生出一对翅膀，尽快飞回母亲和外婆的身边。

县公安局开始来人，频繁地调查战。跟战们每一个人谈话。他们来很多人，有男也有女。他们全都身穿制服，表情严肃。走来一拨，又来一拨，来调查战家的大人，战只是小孩子，他们看战一眼，也就调查走了。

一九八三年，父亲进了新中国的第一次牢门。

据说，父亲贪污了五万块钱。五万块钱，在一九八三年来说，还不算个小数目；一九八三年，对战们整个花家来说，还造了一个元户，一九八三年内，战们吃的艰难饭。

审查期间，父亲在关在县城的公安局。即便这样，战们也和他断了一切联系。一道高墙，劈成了两个世界，战们和父亲，彼此分隔开来。战去看战父亲，战且地说，战和战父亲一块去看战父亲。父亲在牢里，有处急于安抚战们，跟战们联系，战冒着很大的风险，从里面给战们捎了信来。

那个给父亲捎信来的男人，三十九岁，瘦高个，看模样是实巴实，不知因什么进了牢。不过，人犯的错误不大，没判死刑，战战得以释放。对他的判来，战们欢喜万。外婆想留他吃饭，并从他嘴里摸清父亲的情况，可是，他

## 镌刻在丰饶大地上的改革履迹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铁凝

由中央文明办、民政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电总局、中国作协等六部门组织的“情系农家，共创文明”系列公益文化活动之一——百部农民作品陆续出版了。这些作品，浸润着农村改革发展的雨雪风霜，散发着神州大地的泥土芬芳，书写了新中国建设成就的无比辉煌，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令人为之自豪，令人为之骄傲！当前已经推出的作品由小说、散文、诗歌、故事、戏剧、书画等组成，堪称体裁多样。这些不同体裁的作品，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忠实地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伟大变革，是新中国农村沧桑巨变的生动写真，是当代农民鲜活形象的人物图谱。通过这些农民作家的作品，我们不仅看到了60年来我国农村发展的清晰走向，更令人欣喜的是，我们还看到了在物质方面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已经开始了新的精神文化追求。在新中国的创作史上，还很少有过这样全方位展示农村文化建设成果的集群式作品；在新中国的出版史上，也很少有过这样成规模出版的农民作者的系列佳作。因此，仅从这个角度来审视，这些作品集中出版的意义就不容小觑。

这些农民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是当代农民反映新中国农村辉煌历程、扫描农村全面跃进历史、倾诉自己人生体验的作品，视角独特，意义不凡。60年来的新中国成就，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奇迹；30多年的改革风云，书写了一个民族凤凰涅槃的整体记忆；13亿人口大国横空出世的进步嬗变，其对人类贡献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尤其是它镌刻在丰饶沃土、广袤农村的改革履迹，更让我们叹为观止。今天，

这些农民作品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巨变的现实——从北国的山村到南国的水乡，从西部的黄土高坡到东部的新兴市镇，新中国的建立使苦难落后的农村换了人间；新一代的农民正英姿勃发地前行在希望的田野上；这些作品还让我们理解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艰难进程，改革开放的深度内涵。面对这些，农民作家们怎能不将激情诉诸笔墨，用多种文学体裁来言说自己的喜悦，勾画自己的憧憬，抒发自己的感喟，表达自己的诉求！可以高兴地说，这些作品正是他们——历史见证者参与者的农民作家自己的切身感受。

不仅如此，这些农民作家艺术家表现自己独特审美追求，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佳作，风格是质朴的，文本是厚重的。作者特殊的精神站位和农村丰富的文学资源，彰显出农民创作一种独特的审美效应。作品自然流露出的乡土色彩，朴素乡音、独特方言的恰当运用，也是这些作品的一个亮点。

“情系农家，共创文明”活动意义十分重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蓝图非常动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一翼是文化建设，文化建设的主体应该是农民。了解农村、熟悉农民的这些作者，他们所创作的优秀文学作品，农民读者喜闻乐见。因此，只有农民作者队伍壮大了，农村群众的文化活动才可能持久，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能获得绵绵不绝的文化原动力。而帮助他们提高创作水平，则是专业作家责无旁贷的光荣任务。本次活动中，许多作家和农民作者结成帮扶对子，热心辅导农民作者的创作。这既提升了农民作者的文学水准，又使作家自身获取了鲜活的生活素材，创作的艺术灵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真正实现牵手双赢。为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添一份力量，中国作家协会还将把这项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同时，中国社会出版社大力发现、培育、扶持农民作者，出版百部农民作品，为新农村建设送去宝贵的精神食粮，更是一件意义非凡之举。因此，我很高兴地应邀为之作序，更看重这些农民的作品本身即是镌刻在农村丰饶大地上的改革履迹。

# 序

郑建华

结识董瑾是在她最困苦的时候，那时的董瑾几乎身无分文，且疾病缠身，时间大约是在一九九七或一九九八年，记得是个秋天。有一天时任青岛市作家协会主席的尤凤伟先生对我们几个主席团成员说，有一位从外地来青岛打工的业余女作者病了，病得很重，需要住院。可是她经济上很拘谨，连看病的钱都没有，在青岛又举目无亲，我们帮帮她吧。这极符合尤凤伟惯常的作风——见不得人落难，见不得人无助。萍水相逢就举义愤，掏钱出力替人打官司的事尤先生也干过。大家一听连声说好，就你三百、我一千地凑起来。然后在董瑾所住的那家靠近海边的医院里面，我见到了这个病女孩。

瘦瘦的，细细的，个子不高，脸色苍白，无力地喘息说着感激的话。我们一行人随着护士的引导上楼进病房，一条普通的病床就是董瑾暂时的治疗之处了。董瑾后来说：“当时得的是心肌炎，发病时身边一个朋友也没有，一百米左右的医院愣是走了半个多小时。后来不得不给尤老师打了电话，要不是作家协会老师们的资助，能不能挺过这一关，真的还很难说。必须说明一点，青岛作协是我命中的娘家人，还是大贵人。”

待董瑾身体渐渐好一些的时候，尤凤伟主席又号召大家给这个小姑娘找工作。作家原本就比较边缘，加之董瑾的身体又不能负重，作家们就东一头西一头的乱撞，董瑾的工作也就东一头西一头的在青岛这座还算浪漫的城市里一点也不浪漫地撞来撞去。现在想来这都是董瑾独享的难能可贵的创作财富，可是在当时董瑾却实实在在感到被饥寒摆倒是什么滋味了。

好在董瑾并没有放弃对文学的执著，好在董瑾知道当走投



无路的时候还有一个最好的“护身符”——文学。董瑾用文字不断书写着她的亲身经历：“我九三年秋天来到青岛，那时老的市政府还没有搬迁，还没有现在的五四广场。我先后在工艺品厂、疗养院、针织厂干过，后来觉着这样下去没前途，便开始学着别人的样子上夜校，学过电脑打字，取得过大专会计证书。尽管如此，也并没有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最好的工作是在一家小的广告公司做打字员。最难忘的是，一年曾经搬过七次家；失眠最厉害时，吃四片安眠药都无法入睡。睡不着非常痛苦，便开始尝试文学创作。结识尤凤伟老师和咱们作家协会时，已快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如果说，是文学拯救了董瑾，这话一点也不为过。

董瑾就这样独自打拼在青岛，以至于在几乎就要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遇见了同样处于人生低谷的丈夫，两人携手同心白手起家，一步一步创造着新生活，一个类似“阿信”似的人物就这样一点一点被董瑾和她的丈夫创造出来了……

这些故事和情感也许都会在董瑾今后的作品中，一一娓娓道来。

这是董瑾的第一部带有自传体意义的长篇小说，她撩开自己往昔故事的纱幔，细致入微的向读者讲述着人生的起承转合，那些鲜活的经历将会打动有着与董瑾相同经历的人，引起他们的共鸣。也会打动像我这样旁观者的心灵。我期待着董瑾新作的问世，我想尤凤伟先生也会期待着这部《窗外》的出版。我们共同期待着董瑾不辜负文学和青岛作协的钟爱，一步一个脚印，扎实前行。

**(本序作者系著名作家、青岛市作家协会主席)**

自打二〇〇〇年出过一本中短篇小说集，一晃十年过去，除了中间发过几个中短篇，想再出一本书的愿望，竟然成了一件遥不可及的事。并非我远离了文学，实有江郎才尽之感。我在《萍水相逢》这本小说集的后记中写过这么一段话：我结婚了，开了一个书店。我像是很忙，忙着挣钱，忙着享受生活……的确，几年下来，我几乎拿出大半精力和丈夫一道经营着生意上的事。现实的沉重与忙碌，使我看似远离了文学。尤其女儿出生后，不觉中，我就和尿片、穿衣、喂饭这些家庭琐事捆绑在了一起。女儿半岁时，我的颈椎病突然有了加重的迹象，往往忙碌了一天下来，夜里却怎么也无法入睡。于是我就利用这段时间，写了一部十几万字的小长篇，寄给了出版社牟洁老师。可是这本倾注了感情与精力的小说，因为体裁所限的缘故，没有被采用。我紧接着又写了这本《窗外》，前后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窗外》能写得如此顺手，源于它几乎来自我真实的人生经历。说实话，我原本以为可以等到六十岁的时候去写。那时，我总觉得精力不够，怕写不好，怕写砸了。我甚至还想到让尤凤伟老师帮我写，尤凤伟老师却说，有些东西，恐怕只有你自己懂得，也只有你自己能写出味儿来。实在不想写，就再沉淀几年。就一直等，等到了现在，等到了今天。

小说写成后，我并没有马上寄给牟洁老师，也是思想上有一点点的顾虑。然而得到了来自牟洁老师的鼓励。她说，小董，人活着，其实就是不断地挑战自己（大意如此）。今年的五一左右，我搬家了，搬到了崂山区的郊区去住。这里的房子

很大，空气很好，离海边近，关键是能喝到城里喝不到的崂山水，能吃到农民们亲手种出的各式新鲜蔬菜。我发现我很适应这边的生活，它使我内心无比宁静。我多年来的失眠状况，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能睡着觉，对我是一件天大的事，也是一件幸福的事。童年和少年的不幸，多年来独自在城市打拼的生活，所有这些，都给我的精神带来莫大的影响。我结婚后的五六年时间，都在以一种喋喋不休的方式，和丈夫不停地诉说。我需要诉说，也必须诉说，否则我就无法以一个正常人的心态陪他一道生活（这些年写不出像样的小说，估计也和这种诉说有关）。无数个黑夜，我惊叫着从梦中醒来。噩梦之于我，是常有的事。我为此感谢丈夫，感谢他的不厌其烦，感谢他在听我诉说之余，还要忍受我那么多的泪水，那么多的坏脾气。诉说使我找到安全感，我不再感到紧张，由此放松下来。我能平心静气地写完《窗外》，也源于我已经从旧日的阴影中挣脱了出来，不再抚着伤口一遍遍叫喊、哭泣，我多么喜欢我现在这种安静地和别人一样的生活。

《窗外》这本书，自是希望得到大家的认可。我亦会以一颗平常心对待。毕竟，生活中除了写作以外，还有更值得我去努力珍惜的事。比如，做一个令丈夫和女儿都能够满意的家庭主妇。

再次感谢尤凤伟老师、牟洁老师；感谢我的丈夫、我的女儿，以及折磨我三十几年的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董瑾

2009年8月8日



窗外



# 上 部

## 第一章

—

一九七六年有两件事成为花石村的爆炸性新闻：一是伟大领袖毛泽东的逝世；二是我父亲与母亲的离婚。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人们对离婚这个词，还普遍处于极度敏感的阶段，尤其是相对于那些偏远地区的农村。因此把父亲与母亲的离婚跟毛泽东的逝世联系在一起，相提并论一番，并不是小题大作，或故弄玄虚。一九七六年，我五岁。我的上面，已经有了俩哥俩姐。悲剧未发生之前的岁月，我们一直生活幸福。安逸也是我必须提到的一个方面，我想说的是，所有幸福的背后其实都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才是真正决定我们是否幸福的前提。我的父亲，他曾是村里能人，人们眼中的一个楷模。为什么这么说呢，从他二十岁起，他就不再修理地球，而是靠着自身的聪明勤奋，有幸吃上了商品粮。父亲先是在乡卫生院干临时工，学习抓药啥的，几年后转正，又几年后，县卫生局朝他抛了橄榄枝。如此，父亲的仕途越走越顺，他才不到四十岁的人



生，也就愈发变得传奇。

父亲曾是一个传奇。至少在花石村人们的眼中，这是一个既定的现实。父亲是一个寡妇的儿子，自幼失去父亲。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在父亲还不满两周岁的时候，被日本侵略者杀死在了一片玉米地里。这是一个注定，祖父本来已经逃出了鬼子的包围，可他却惦记着家中的一头母驴。那可是家中最有价值的东西，而且在祖父看来，牲口也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呵，要是落到日本鬼子手里，很可能沦为他们的美餐。生死关头，祖父为了驴，竟然忘记了自个儿的安危。他从逃跑的路线赶回来，刚一钻出玉米地，鬼子的屠刀横在了他的面前。据说祖父写得一手好文章，是四里八乡响当当的人物。可惜他的命不长，死时仅活了不到三十岁。父亲自幼饱受歧视，他总共念了三四年的书，相当于现在的小学文化。可就是这个生在单亲家庭，读不起书却满怀志向的农民的儿子，竟有幸走进县城，跟县卫生局的局长对桌坐在一起。

父亲被任命为县卫生局的会计，他跟局长共处一室，这当然没啥奇怪。我依稀还能记起那位肖局长的模样，高高个头，微胖，白净斯文，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一个看上去极有涵养之人。我虽不清楚这位局长的来历，但我敢肯定，肖局长的出身要比父亲简单且高贵得多。他的那种干净、那种白，那种养尊处优的举止，就已经很能说明问题。这位肖局长是个和事佬，好脾气，每当我们老家的人有事没事去找父亲，他都会借故走开，或催促父亲去食堂打饭给我们吃。不过，对村人及我们全家常常去县卫生局造访，他是反感的，敬而远之的，毕竟是领导嘛。再说了，县卫生局是一个办公的地方，又不是一个接亲会友的地方。我这样说是因为，有很长的一段日子，竟看不到肖局长的身影。原来他换了办公室，父亲跟一个叫邹士虎的叔叔，被重新组合到了一起。

邹士虎叔叔，看上去也是个好脾气，他爱说爱笑，风趣幽默，是个和善的老头。这位邹叔叔，便成了后来不断揭发我父



亲的那个人——父亲的仇人。巧的是，我父亲也属虎，一山容不得二虎，此话当真不假。

据我大姐所说，邹叔叔揭发我父亲，是早有预谋的。说不定，还是发自由衷的正义感。父亲当下即将被委以重用，副局长的位置非他莫属。可他在这紧要关头，非但做人不低调一些，会见风使舵一些，反而趾高气扬，反其道而行之——这样的人，不惹出事端才怪呢。

实在地说，父亲在那几年间，的确快忘了自个儿是谁。他做事出格，不计后果。别忘了那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任何出格的事都是人们所不能容忍的。一方面，他高调提出跟母亲离婚；另一方面，他在县城的北关，竟然偷建了一个新家，在那里，他跟他心爱的女人住在一起。

父亲跟那个女人，竟然早就认识。

关于这件事，我们全家并不知情，是那位邹士虎叔叔给捅出来的。

这位邹叔叔，看来对我父亲实在了解，不说摸清吃透，最起码掌握不少的证据。我的大姐，小名金珠，她当时被安排在县里的染织厂上班。大姐金珠很厌烦染织厂的工作，苦、累、脏不说，且重度污染。金珠在那时候就意识到污染这个词，是因为她经常感觉呼吸不畅，食欲减退。明明累得半死，饭量却小得惊人。再就是耳边的轰鸣声，彻夜追赶着她，使她产生幻听的错觉。纺织女工历来都是个苦差事，在这个岗位坚持下来的不多，除非因生活所迫。金珠下够了车间，虽然她才二十几岁，正是长力气的时候。可她以为，凭父亲原先跟肖局长的关系，凭他自个儿的关系，给她重新安排一个新工作是不成问题的。此外，大姐金珠做梦都想转正，能成为一名正式工人，是她最大的梦想。除此之外，金珠还有个梦想，期盼父亲能把她安排进卫生系统的范围里面，比如医院啦、防疫站啦，等。

而我的父亲，偏不这样做。他不这样做，是因为他不喜欢这个大女儿金珠。在他眼里，金珠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一个

不容易满足的孩子。这是往好听里说，父亲对金珠的评价其实很低，就像金珠给他的评价一样，他们俩好比针尖对麦芒。

又有什么用呢？金珠即便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她还是会一次次出现在父亲身边，将其搅的不得安生。她工作的染织厂，离父亲的卫生局，仅有一里路的距离。机关的饭好吃，工厂的食堂则蚊蝇乱舞，粗劣不堪。金珠之所以每周两三次去找父亲，目的倒也明确，蹭顿好吃的，顺便催逼父亲帮其换工作。金珠这次来，打算跟父亲翻脸。翻脸嘛，就是站在父亲的办公室，扯起嗓子吆喝一通，发泄一场，任其难堪。

父亲爱面子，最怕这一招，一哭二闹三上吊，金珠只要豁出去，保准能把父亲闹腾半死。金珠怕父亲，反过来，父亲也怵金珠。没办法，遗传作祟嘛。金珠骑着那辆花石村独一无二的飞鸽牌的自行车，来到了父亲办公室。不巧的是，金珠没看到父亲。金珠心下很失望，打算挺好，却一下扑空，没了可供发泄的对象。父亲这么早就下班，他去了哪里呢？金珠掉转头往回走，正下楼时，碰见了正打晚饭回来的邹士虎叔叔。金珠对这位邹叔叔的印象并不好，觉得他是一个爱吹毛求疵的人，也是一个爱煽风点火的家伙。

金珠作为家中长女，很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及判断能力。果然，邹士虎叔叔笑咪咪地凑上前来，他先问金珠来干什么。

金珠说不干什么，看父亲呗。

邹士虎叔叔说，咦，你父亲不是回家了嘛，你不知道？

回家？金珠嘀咕道。心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父亲咋会回家呢？花石村的那个家，他可是从来都懒得回一次。

邹士虎叔叔见金珠愣着不动，他干笑两声说，有件事，不知道该不该说，可若不说，又觉得愧对你们全家。

唉，邹叔叔可怜你们呐！

说完这一句，邹叔叔开始把他掌握的情况，亦可说是父亲的隐私透露给了金珠。

你爸爸早就有了新家。邹叔叔说，还不明白么？你爸爸给



你们找了个新妈妈。咳，这事全卫生局的人谁不知道，就把你们蒙在鼓里了。金珠呀，我是好心才告诉你的，他跟那个女人，交往很久了，有半年了吧？这半年多来，他隔三差五就往那个新家跑……

金珠盯着面前邹叔叔的这张嘴，好半天好半天，她都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

## 二

父亲跟母亲的离婚官司持续了一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他在一九七五年的时候，就动了和母亲离婚的念头。他们的婚姻真正走到尽头，是一九七六年的年底。

那一年，父亲把我们全家的每一个人，都快折腾疯了。

母亲起初的态度异常地坚定、坚决。她不愿离婚的原因是多层面的：一、她怕丢人；二、怕离婚后全家没有了保障；三、她才四十出头的人，如果离了婚，她岂不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

寡妇，母亲想想都觉得可怜可怕。

我的母亲，她是那种活到老都没有安全感，需要有人保护的女人。她的性格决定了她的命运，反过来，在命运面前，她表现的是她的软弱和无知。不单是在跟父亲离婚这件事上，在很多事上，母亲其实都将自身的弱点显现无遗。而这一切的根源，竟是因为我们有两位吃苦耐劳的外公和外婆。他们俩的勤劳能干，促成了母亲的懦弱与自私，可这一切，难道全是外公和外婆的责任？

母亲并不是外公和外婆亲生的孩子，她是外婆从别人手里捡来的。

我的亲外婆，也是在母亲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死了，她像祖父一样，死在了日本人的屠刀之下。相比较祖父的死法，亲外婆的死更让人触目惊心：她的两只正在哺乳的乳房，竟然被鬼子连根切下，没有了乳房的外婆，她胸口的鲜血像泉眼一样喷